

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

书前书后



徐城北

书

梦

温

温

书

书

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

书前书后



徐城北

书

梦

重

温

丛

书

书 名 书前书后

著 者 徐城北

出版发行 山东畫報出版社

(地址: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济南 7213 工厂

版 次 199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規 格 32 开(850×1168 毫米)

5.875 印张 122 千字

印 数 1—10000

I S B N 7—80603—161—8/Z·22

定 价 11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!

目 录

书前书后(代自序)

扑跌青春

- 7 《青铜器图释》
- 11 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》
- 15 《北大荒吟草》
- 18 《京剧丛刊》
- 21 《诗韵新编》
- 24 《凤求凰》
- 28 《艳阳天》
- 31 《辩证唯物主义·历史唯物主义》
- 34 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
- 37 《二王书法管窥》
- 41 《雷锋之歌》

傾倒江山

- 47 《中国地图册》

京风京韵

- 53 《北京话旧》
56 《北京鸽哨》
60 《北京乎》
63 《小剧本》·《强项令》
66 《一匹布》
71 《齐如山全集》
74 《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》
77 《黄裳论剧杂文》
80 《卖艺人》
83 《菊坛旧闻录》

高山仰止

- 89 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
92 《文心》
95 《彩色的诗》
99 《三草》
101 《丁聪——漫画·插图·素描·速写
·肖像·设计集》
105 《寄情人间》
109 《季羨林散文集》
113 《金克木小品》

- 117 《一以当十》
121 《写真集》
124 《双叶丛书》
127 《八十自省》
131 《侯仁之燕园问学集》
135 《铁箫人语》
139 《思辨随笔》
142 《古代汉语》

明日之我

- 149 《新中国的一日》
152 《朱启平新闻通讯选》
156 《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》
160 《三联书店图书总目》
164 《中华文化史》
168 《横看成岭侧成峰》
171 《北京的城墙和城门》
173 《沉默的金婚》
176 《说园》

- 179 后记

书前书后

(代自序)

有必要解释一下书名。

可以有多解——读书前与读书后，写书前和写书后，但似乎还应当有更重要也更深刻的阐释，那就是我成长在一个特殊时代——当读完中学，当正需要进行专业深造之际，偏巧“文革”临近，我便丧失了从容读书的权利，而必须去到广阔天地的大熔炉中锤炼自己。至于锤炼的目的，现在回忆不外是两条：一是挣口饭吃，二是挣个“革命青年”的名义。为实现后一条，我就必须抛别家庭，走南闯北，用我全部的青春“与天奋斗、与地奋斗、与人奋斗”，唯独一点——无须“与书奋斗”！等到苦尽甘来，等我走进北京的文化工作岗位，偏偏又进入了一种不太注重读书的行业中！所谓“书前书后”，意思就是我这一辈子，有许多年是不和书打交道的，要么在书前，要么在书后（也可以说是书的四周），但就是没能在书的里边！

请让我从容道来。

我是1960年高中毕业的，不客气说，毕业成绩很好，却没敢报考父母从事了一生的新闻专业，原因是他俩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。我只能选择了戏曲。但“最少意识形态”的戏曲也不肯接

受我。经过几年的彷徨流浪，最后我便到天涯海角去“修理地球”。在精神上，我比同龄人受到更多的苦痛和折磨。

但是，我毕竟是生长在这个后来很让我骄傲的家庭之中——这个家庭的气质，以及它背后的大环境，都有一种倔强和执著。它养成了我对“书——人类文明”的尊崇，所以它使我没被当时的扭曲与恶劣压趴下。在我身边，有一个由父辈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圈子。无权无势却又坚定不移，有些人的处境连我父母都不如，但他们热爱知识，热爱青年，热爱人生，总是鼓励我不要轻易去到那种不需要知识的地方（部门）就业。他们理解我“摊上”的不公正命运，他们教我不要气馁，因为他们年轻时一方面要找饭吃，同时又要选择什么样的饭才可吃。比较而言，他们更注重对知识的汲取，他们坚信只有获得知识才能更好地报答社会，才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。他们果真这样坚持着做了，后来也都取得了真实可信的成绩。父母从心眼儿里敬重他们，从我幼小时就时常有意无意地讲述过他们的成功。所以我从幼年就由衷敬仰他们和由他们开创的业绩。

所以，我很听他们的话，甚至超过了听父母的话。

沈从文先生说：“就业不忙，先把自己脑子装满了再说。我就没读过大学，可当时的北大校长就叫我去北大当教授——教同学们学写作。”

张友松先生讲：“你想学戏曲我不反对，但一定要有英文打基础。懂英文的人和不懂英文的人都去学戏曲，最后的结果，肯定不一样。”

聂绀弩先生没对学戏曲的问题直接表态，只一再谈他的古典文学研究：“我读了不少关于《红楼梦》研究的书，发现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是读懂了的……我狂么？如果不狂，是没办法做学同

的。”

我不再罗列这些在今天很响亮的名字。我承认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就是时常能够得到“熏”的机会。父母和他们说话时，我可能恰巧在旁边干自己的事儿。他们之间绝对是说真话的，谁也不会提防我一个毛孩子。也许一句下意识的流露，让我有意无意听了去，深深埋藏在心底——当时或许“没怎么着”，可后来遇到新的时间地点，它发芽了，它遇到我周围的条件“为我所用”了。

我在 37 岁之前，颠簸流离了 15 个年头；37 岁之后，又伴随梨园的改革继续颠簸了 15 个年头。在这 30 年光阴中，我曾惋惜自己没能在年纪轻轻就进入国家的正规学府，一步一个台阶循规蹈矩地进行学习，而必须磕磕绊绊地根据自己当时的需求“急用先学”，并且“学了就要有用”！这就是我的命——有得也有失，反过来也决定了我的学习方法。

我基本采取“野路子”。人家是摸着石头过河，我只能跳着石头过河。我没办法循序渐进，我只能摸到了有用的思绪就“抡圆”了“招呼”！人家饱学之士处处谦虚谨慎，见到阶梯在前，还左顾右盼看周围有没有比自己更强的人；我知道自己是“半瓶醋”，但也从不自卑，更不肯放弃送上门来的机遇，甚至在没有机遇时，也想尽办法去创造机遇！从这一点上，我够“现代的”，我和这个时代挺合拍。我的自我感觉总是超常地“良好”，我总是敢接那些还没有人干过的活儿，明明没有现成的路，自己设法攀登上去就是！我觉得自己对生活是忠诚的，所以有权利也有理由对生活做“自己的”发言。

我这本书中谈到自己当年读到的一些书，它们对我的作用，绝不仅是在正常学习生涯当中的“添砖加瓦”，而经常是我碰到

麻烦时，是它们给我指出了正确的人生之路。它们总是出现在我的命运发生转折的时候，经过“活学活用”，最后成为我自己的人生志向、人生哲理和人生经验。

所以，今天当我重新评点这些书籍时，首先让我想起了它们的作者——是这些可尊敬的人，成为我昔日克服艰难困苦的路人。

扑跌青春

我考上一个并不注重读书的大学，但它又偏不允许我在那里读书。

我周围的小环境教诲说：一定要抓紧年轻时光认真读书。但小环境也不能告诉我应该如何读书——先读哪些，再读哪些，用什么方法去读，以及读完了又怎样报效社会。

我只能扑跌着先站起来和读起来，去读那些若干互不相关的书，“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”。读书时并没想到糊口，因为我有太多的理想主义。尽管生活的大门对我关闭很严，但我绝不敢怀疑它的公正，只想用忠诚去感动它和启开它。

《青铜器图释》

60年代初期，我一度失去了“单位”，形势危急，十分的苦。

今天的青年人听了——那又有什么！不怕没“单位”，就怕没本事！“单位”不合适，还可以辞去了另找！今天的个体户不都是没“单位”么？下岗的人不也没“单位”么？

那年月可不是这样。每个城市居民都要同时受到两层管辖。一层是户籍，就是你住在哪里。得让管“片”的民警承认和管理你。二是要有自己的“单位”。学生要有学校，在校学生有病可以休学，千万不能退学，一退就没“单位”了，一没“单位”就没“合法身分”了，以后再想求学求职就难了。

那时，我就碰上这倒霉的第二条。1960年我高中毕业，挺好的成绩却只考上北京工农师范学院中文系，属二类学校，但总算是四年制。这个学校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，一切白手起家，简陋之极，我很不高兴。刚上没几个月，就赶上院系调整，学院就动员一批身体不太好的同学休学，其中有我，因为体检表上注明中学时代有心脏病，体育免休。我没犹豫，休就休吧。心想正可以准备一下功课，明年另考一个好大学。第二年，休学期满，学院已并入北京师范学院，后者则动员我退学。父亲找到学院去问——

是不是因为双亲被打为右派的缘故。回答否，只说院系调整，学生名额多了，一定要减。校方还举例说，和我同班有一个病歪歪的干部子弟(女生)，同样也得退学。父亲没话，回来了。我本来也不太“在意”这学校，就办了退学手续。可后来没多久，学院就又把那女生“请”回去了。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一幕，她完全就是一个“托儿”。

且只说我。一回家，表面上再没人管我了，可实际不然，民警会时不时进家找我“谈话”。当然，态度是客气的，只是问问平时的生活安排，并不问我对未来的工作设想。那年月找工作很难，如果街道上分配到去某工厂的名额，那真像一块香饽饽，多少人争啊抢的。最后，也只有那些出身好而家里又穷得揭不开锅的青年，才轮得上入选。

对此，我则不屑一顾。对于前途，我是既坚定又茫然。说坚定，则一定要干“文化工作”；至于到底干什么，则又心中无数。沈从文伯伯是我们家的常客，他对我父母说：“弟弟(他总这么称呼我，我父母也这么称呼他的儿子)应该抓紧年轻的时候多学些文化，否则年纪一大，就记不住了。”于是，我一度全面开花——诗词、国画、京剧……什么都来，到处“拜师”。搞了一段，心里也没了主意，父母遂又问计于沈。

沈对我父母说，“问问弟弟，愿不愿意跟我学文物研究？”

可文物的范畴也太宽泛了。

“那么，不妨从青铜器的欣赏和鉴定入手，就先看一些这类书吧。”

沈开列了一长串书籍名单，有铅印的，也有善本的。沈还向我父母说，“弟弟古文不错，能看没有标点的古书；听得懂我的湘西话，看得懂我的毛笔字。如果要干，就要趁早，趁我现在还有挑



选助手的权利……”

于是，我拿着这份儿书单，每天骑车到北海旁边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，一去就是两个半天，因为中午回家吃饭。把书包存在门口，只带笔记本和一个喝水杯子进去。

我连看了一个月。那时脑子真是好使，书上的文字并不难懂，只是太枯燥，读得我痛苦不堪。一直到这时候，我才发觉了“文化”和“文艺”的区别。敢情我的性情是倾向艺术的，我倾倒在热闹和疯狂，而不堪于研究文化的坐冷板凳。

我转而注意图书馆中的其他读者，绝大多数都有“单位”，他们按时来也按时走，他们看书是分内的工作，看多看少一个样，快看慢看一个样，闭眼睛休息也同样挣工资。

但我发现期刊阅览室中有一位不肯按时走的读者：姓陈，男性，年纪 20 岁上下，驼背很厉害，从不多说一句话。每天一早来，

闭馆才走，中午都不回家。他每天借阅各种新到期刊中的文艺作品，不断给各种期刊投稿。投中的不多，且“块头”很小。

我和他渐渐认识了。他奇怪我为什么要读青铜器的书。我如实以告，他摇摇头：“太苦了。”

我问他想干什么，他说，“现在先发表些小文章，将来到报社、杂志社当编辑。”

我去了他的家，就在府右街的南段路以西的胡同里。家境并不太好，给他在院子里单盖了一间简易房屋，10 平米，一尘不染。作为男性，也有些洁癖了。

我整天看青铜镜（沈要我集中到镜子上来），同时也看他——应该说，他是我的“又一面镜子”。他的确是苦，可我又何尝不苦？如果我跟随了沈伯伯，大约此生就要每天如此机械地生活了。

我犹疑起来，更痛苦起来——母亲发觉了我的情绪变化，让我有什么话直接找沈伯伯说。我去了，沈问我“还读得进去么？”

我不说话，是不能回答。

当时是夏天，沈的那间小屋子太热，吃完晚饭，他和我并排坐在他的门口，那里可以看见一角天空。他说：“你看，天上有那么多明亮的星星，这颗是茅盾，那颗是巴金，又一颗是老舍……”

我知道解放前在国统区有一个“四大作家”的说法，除了上边三位，最后还有他。我问：“您在哪儿呢？”他举起那只小而胖的手，摇了摇说：“早没有了，我现在在故宫博物院当说明员，就很好。真的，要想当好说明员，还不容易呢……”

沈伯伯自一解放就改换了他的工作，他找到了自己的出路。可我，学了半天青铜镜，可镜子中却照不见我的人影……

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》

上大学的女儿从学校图书馆中给我借回这部书，英汉对照，上下两本，根据莎士比亚 20 个戏剧故事改编的散文。我打开到英语部分反复“相面”——是吗？……不错，它就是！但当年不叫这个名字，且翻译者不是我所熟悉的萧乾伯伯。萧译于解放初期，此前它还有几个译本，名字都很怪，有的叫《灞外奇谭》，有的叫《吟边燕语》，然而我在 60 年代初期读的，只有英语部分，汉语书名被称作《莎氏乐府》。

它的文字比较古典，句子往往很长，时常要由五六个分句和一个主句组成。主句短小，不显眼，喜欢隐藏在某个角落，你不留意还真找不到它。分句则又长又漂亮，词汇比较古雅，用老辞典才找得着。文法更是复杂，绕来绕去，让读者摸不着头脑。我已不记得是从哪儿搜罗出来，一看就满心欢喜，于是试读了一两篇。发现难度颇大，便带着它去找我的英文老师张友松先生。

张先生是老资格的英语翻译，好像和曹靖华同辈。他主要翻译马克·吐温的作品，1957 年获罪，被戴上右派帽子。他原先是“有”工作的，但经过了 1957 年，不知怎的就没了工作——不知是自己辞去的呢，还是被组织上开除的呢？反正从我认识他的时